

亚里士多德全集

苗力田 主编

第八卷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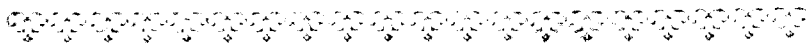
亚里士多德全集

苗力田 主编



第八卷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八卷/苗力田主编.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96重印
ISBN 7-300-01410-0/B·179

I. 亚…

I. 苗…

Ⅱ. 亚里士多德全集

N. B502.2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3405 号

亚里士多德全集

第八卷

苗力田 主编

出版发行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码 100872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4.75 插页 3

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字数:414 000

定价:36.00 元

《亚里士多德全集》编译组成员

苗力田 徐开来 秦典华
余纪元 颜 一 喻 阳
申 明 崔延强 李秋零

目 录

尼各马科伦理学	1
大伦理学	239
优台谟伦理学	339
论善与恶	457



尼各马科
伦理学

苗力田 译

* Ethika Nikomakheia 据《洛布古典丛书》希腊
本文，并参照了 1988 年修订版的牛津本。

第一卷

【1】 一切技术，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，都以 1094^a
某种善为目标。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，即宇宙万物都是
向善的（但目的的表现却是各不相同，有时候它就是活动
本身，有时候它是活动之外的结果，在目的是活动之外的结 5
果时，其结果自然比活动更有价值）。由于实践是多种多样的，
技术和科学是多种多样的，所以目的也有多种多样。例如，
医术的目的是健康，造船术的目的是船舶，战术的目的是
取胜，理财术的目的是发财。在这里，某些活动有时归属 10
于同一种能力。例如，制作马勒以及其他马具的技术，都归
属于驯马术，马战和一切战斗行动都归属于战术，以同样方
式其他活动也属于其他技术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那占主导地
位的技术^①的目的，对全部从属的技术的目的来说是首要
的。因为从属的技术以主导技术的目的为自己的目的。（不 15
论实践目的就是现实活动自身，还是在活动之外还有其他目

① arkhitektonike。

的，如以上所说的科学那样，实际并无区别。)

【2】 如若在实践中确有某种为其自身而期求的目的，
20 而一切其他事情都要为着它，而且并非全部抉择都是因他物
而作出的（这样就要陷于无穷后退，一切欲求就变成无益的
空忙），那么，不言而喻，这一为自身的目的也就是善自
身，是最高的善。关于这种最高善的知识，在生活中岂不是
25 可以产生巨大的转折吗？正如一个射手在瞄准靶子后，就更
容易射中目标。如若是这样，那么就要力求弄清至善到底是
什么；在各种科学和能力中，到底谁以它为对象。

人们也许认为它属于最高主宰的科学，最有权威的科
学。不过，它显然是种政治科学。正是这门科学规定了城邦
1094^b 需要哪些科学，哪一部分人应该学习哪一部分科学，并学习
到什么程度。我们看到那些高贵的才能，如战术、理财术和
讲演术都隶属于政治学。政治学让其余的科学为自己服务。
5 它还立法规定什么事应该做，什么事不应该做。它自身的目
的含蕴着其他科学的目的。所以，人自身的善也就是政治科
学的目的。一种善即或对于个人和对于城邦来说，都是同一
的，然而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更为重要，更为完满。一
10 个人获得善值得嘉奖，一个城邦获得善却更加荣耀，更为神
圣。讨论到这里，就可知道，这门科学就是政治科学。

【3】 如若有关主题的材料已经清楚，这里所说的也就

足够了。不能期待一切理论都同样确切，正如不能期待人工制品都同样精致一样。政治学考察高尚和正义，但这些概念相互间差异极大，变化多端。有人认为它们只是出于约定，而非出于自然。善自身也同样是多变的。有很多人由于善良而受到损害，有一些人由于财富而遭致毁灭，另一些人则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勇敢之名。既然以这样多变的观念为前提，人们也只能概略地、提纲挈领地来指明这一主题的真实性，对于只是经常如此的事物并且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只能概略地说明。所以，每人都注定了要以这种方式来接受我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情。因为每个受过教育的人，只能在事物本性所允许的范围内，去寻求每一种类事物的确切性。要求一位数学家去接受一个没有定论的说法，正如要求一个演说家进行证明一样。

每人对自己所知的事情都会作出很好的判断，对于这些事情他是个好裁判员。因而，在个别方面受过教育的人在这方面能够很好地判断，而在一切方面受过教育的人则能够作一般意义上的判断。所以政治学不是青年人本应学习的课程，他们对生活尚无实践经验，而这种理论来自生活经验并说明生活经验。此外，他们还为情感所左右，学不到任何有益的事情。因为这门科学的目的是知识而是实践。青年人不但在岁数上年轻，而且在品格上也幼稚。他们的缺点不在于少经历了些岁月，而在于纵情使气，在生活上追求那些个别的东西。他们和那些不知约束自己的人一样，对于他们说

- 10 来知识等于不知，对于那些使欲求服从于理性的人，这门科学在他们的行为和活动上却有所帮助。应当如何进行论证，以及可以设定什么前提，对于听讲者已经足够了。我们暂且先讲这些。

【4】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说，既然一切知识，一切抉择
15 都是追求某种善，那么政治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行为所能达到的一切善的顶点又是什么呢？从名称上说，几乎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是幸福，不论是一般大众，还是个别出人头地的人物都说：生活优裕，行为良好就是幸福。关于幸福
20 是什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。大多数人和哲人们所提出的看法并不一样。一般人把幸福看作某种实在的或显而易见的东西，例如，快乐、财富、荣誉等等。不同的人认为是不同的东西，同一个人也经常把不同的东西当作幸福。在生病的
25 时候，他就把健康当作幸福，在贫穷的时候，他就把财富当作幸福；有一些人由于感到自己的无知，会对那种宏大高远的理论感到惊羨，于是其中就有人认为，和这众多的善相并行，在它们之外，有另一个善自身存在着。它是这些善作为善而存在的原因。对这些互不相同的意见全部加以考察似乎
30 是没有必要的，这里只考察那最为流行、看来有些道理的意见也就足够了。

有的理论自本原或始点开始，有的理论以本原或始点告终，让我们不要忽略了它们的区别。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很好

的问题，研究的途径到底是来自始点或本原，还是回到始点或本原？正如在跑道上既可以从裁判员站的地方跑到端点，也可以反过来跑一样。最好是从所知道的东西开始，而所知道的东西有双重意义，或者是为我们所知道的，或者是在单纯的意义上所知道的。对我们来说，研究还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开始为好。所以那些想学习高尚和正义的人，也就是学习政治事物的人，最好是从习性或品德开始，才可取得成效。始点或本原是一种在其充分显现后，就不须再问为什么的东西。有了这种习性的也就具有，或者很容易获得这种始点和本原，对那些与此无缘的人，请他听听赫西俄德的诗句吧。

自己想过一切的在人中最高，
那些肯听良言的人也算还好，
只有那些自己什么也不想，
对他人什么也不听的人才最糟糕。

【5】 我从被打断的地方接着说，许多人从生活得出结论，认为善和幸福并不是不可理论的，那最为平庸的人，则把幸福和快乐相等同。因此，他们以生活享受为满足。主要的生活有三种选择，第一种就是我们方才所说的享乐生活，除此而外，另一种是政治生活，第三种则是思辨的、静观的生活。有很多人在过着寄生的，很明显是一种奴性的生活，然而，却显得满有道理，因为在名门贵胄中，很多人是萨尔

且那帕罗式的人物。

那些崇尚名声，喜欢活动的人认为善就是荣耀。也可以说，这就是政治生活的目的。然而，对我们所求索的东西来说，这未免太肤浅了。因为这种善更多地在授予荣誉的人那里，而不在被授予荣誉的人。而我们则敢断言，它是某种本己的、固有的、难于剥夺的东西。更进一步说，人们似乎是为了表明自身的善良而追求荣誉，至少是来自明达之人的夸奖和有识之士的赞誉，也就是为了德性的缘故追求赞誉。这就不证自明，在活动家们看来，德性要更好些。甚至可以这样说，在政治生活中，德性比荣誉是更高的目的。看起来，甚至于连德性也不是完善的，因为，即便在睡着的时候，似乎德性也不消失，或者也有在一生中消极无为的德性。除此之外，那些有德性的人也有时运不济的时候，除非有人进行狡辩，谁也不会说这种倒霉的生活是幸福的。对这种生活就说这么多罢。这些反复的说明也足够了。那第三种生活，即思辨的生活留待以后再加考察。

至于那些敛财者，是在那里受强制而生活着，因为很显然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，它只是有用的东西，并以他物为目的。这样比较起来，前面所说的东西就更有资格来被当作目的了。它们是由于自身而受到喜爱。但看来它们也并不是就其自身的目的。人们在这里讲了不少道理，还是把它们先放在一边吧。

【6】 最好对普遍先加讨论，看看争议到底在哪里。尽管这种讨论有点令人为难。因为形式学说是我们所敬爱的人提出来的。不过看来这还是较好的选择，特别是作为一个哲学家，为了维护真理就得牺牲个人的东西。两者都是我们所珍爱的，但人的责任却要我们更尊重真理。那些提出这种意见的人，并不在先后顺序之中制作理念，因此他们提不出数的理念来。善既可以用来述说是什么，也可以用来述说性质，还可以用来述说关系。但是，就自身而言的善和实体在本性上却先于关系，关系似乎是存在的附属品和偶性，所以对于这些东西并不存在共同的理念。

此外，善的意义和存在的意义同样多，它既可用来述说是什么，如神和理智；也可用来述说性质，如各种德性；也可用来述说数量，如适度；也可以述说关系，如有用；也可以述说时间，如良机；也可以述说地点，如良居；诸如此类。这就说明，没有某种东西能是共同的、普遍的、单一的。不然它绝不能适用于一切范畴，而只能用于某一范畴。

此外，凡是就同一理念而言的对象都属于同一科学，那么对于全部善的事物只须有某一种科学。但现在属于同一范畴的对象，却有众多的科学。例如，对良机的把握，在战斗中就属于战术学，在疾病中就属于医学。再如适度的确定在营养中属于医学，在锻炼中则属于运动学。

1096^b 有人不禁要问，人们所说的“个体自身”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。如若人自身和人之间的原理是相同的，那么作为人两者并无差别。如若这样，善之间也同样没有差别，善自身并不因其永恒而更善些，正如长期的白并不比一天的白更白些。

毕达戈拉斯派们在这个问题上，似乎有更为合适的说法。他们把一排在善的行列中。斯潘西波看样子是在追随他们，关于这个问题在别处再说罢。

10 人们可以这样辩解，他们所说的并不是一切善的原理，而只是在同一形式下就其自身而被追求的善。至于那些造成了善，保卫了善，或阻止了善转化为相反者的东西则因为它们而被称为善，是在另一种意义下的善。善显然有双重含义，一者就其自身就是善，另者，通过它们而达到善。现在
15 让我们撇开那些附加成分来考察就自身而言的善，看一看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善是否由于单一的理念。什么东西可以被当作就自身而言的善呢？或者是那些不需任何其他理由而被追求的东西，例如思索、观看、某种快乐和荣誉。或者，即使我们由于他物而追求它们，但有人还是把它们当作是就其自
20 身的善。或者除了理念之外，就再没有善了吗？如果这样，形式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。如若这些东西都是就自身而言的，那么同一个善的原理必定要显现在这里所有事物中，正如白色既显现于白雪，也显现于白色的画面中。然而，荣誉、明智、快乐虽然同样是善，但它们的原理却是各不相

同。所以，善并不是由单一理念而形成的共同名称。 25

其道究竟何在呢？看起来它们的名称并不是偶然相同。是因出于同一本原而存在吗？或者是因为都趋于同一目的呢？还是多半来自类比？例如，视觉对身体称为善，理智对灵魂也称为善。其他类似情况也是这样。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们把这问题放在一边，对这问题的详尽讨论，属于哲学另 30
一分支的范围。对于理念来说情况并不两样，如若善作为共同术语，或单一的、可分离的、自存的东西，那么显而易见，它既不能为人所实行，也不能为人所取得，而我们所探求的，正是这能为人所实行和取得的善。

也许有人认为，对善自身的认识有益于对善的事业的实行和取得。 1097^a
例如我们有这样一个典范，就更清楚什么东西对我们是善的；看准它们，捉住它们。这种道理说起来虽然中听，然而与科学的实际并不相合。所有的科学都在追求某种善，并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充实，而把善自身摆在一边。 5
由于它的帮助是如此微不足道，也就无怪技术家们对它全然无知，而不去寻求善自身了。谁也说不清，知道了这个善自身，对一位织工，对一个木匠的技术有什么帮助；或者树立了善的理念一位将军如何成为更好的将军，一个医生如何成为 10
更好的医生。可是医生甚至于连健康自身也不研究，他所研究的是人的健康，更进一步是个别人的健康，因为他所医治的乃是个别的人。

这个题目就到此为止罢。

15 **【7】** 让我们再回到所寻求的善，看看它到底是什么。
每一种行为，每一种技术看起来都各不相同，战术的善不同于
于医术的善，其他各种技术也莫不如此。每种技术的善是什
么呢？就是其余行为所追求的东西吗？它在医术中就是健
20 康，在战术中就是胜利，在造屋术中就是房屋，在其他技术
中是其他东西，在所有的行为和抉择中就是目的。一切其余
的都为了它而活动。既然在全部行为中都存在某种目的，那
么这目的就是所为的善。如若目的是众多的，善也就是它的
25 总和。尽管有这些改变，但原理所达到的结果却是一样的。
对此还须作进一步探讨。

既然目的是多种多样的，在其中有一些我们是为了其
他目的而选取它。例如，钱财、长笛，总而言之是工具。
很显然并非所有目的都是最后的，只有最高的善才是某种
最后的的东西。倘若仅只有一个东西是最后的，最完满的，
30 那么，它就是我们所寻求的最后目的。倘若有多个目的，
就是其中最完满，最后的那一个。我们说为其自身来追求
1097^b 的东西比为了他物的东西更为完满。那从来不因为他物而
被选取的东西，比时而由于自身，时而由于他物而被选取
的东西更为完满。总而言之，只有那由自身而被选取，而
5 永不为他物的目的才是最后的。看起来，只有这个东西才
有资格作为幸福，我们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，而永远不是
因为其他别的什么。